

【长篇历史小说】

萧盛◎著

钱大清

4 资本大博弈

他被《时代周刊》评为19世纪末全球第四大富豪
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“三代一品红顶商人”
李鸿章赞誉其“犹如清廷之国库”

老百姓称之为“钱王”

他是——王炽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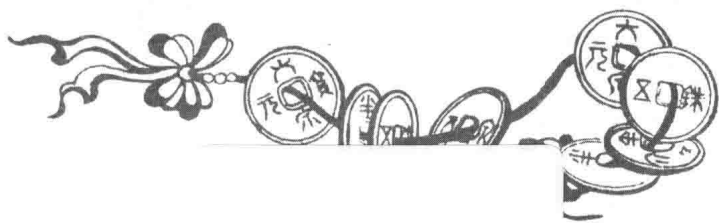


钱大王清

4

资本大博弈

萧盛◎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清钱王 (4) : 资本大博弈 / 萧盛著. -- 石家庄 :
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18. 7

ISBN 978-7-5511-3946-5

I. ①大… II. ①萧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86232 号

书 名: 大清钱王 (4) : 资本大博弈
著 者: 萧 盛

责任编辑: 李 爽

责任校对: 李 鸥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1)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)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1/29/31/32/26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印 刷: 天津旭丰源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印 张: 21

字 数: 340 千字

版 次: 2018 年 7 月第 1 版
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3946-5

定 价: 46.0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

第一章

各方势力盐场龙虎斗 死里求生施展反间计 001

王炽犹如魂魄出了窍，怔怔地站着，这些年他们走南闯北，李晓茹为他做了多少事，挡了多少难，没想到今天居然为了护他，毅然跳入了沱江。往事历历在目，一遍一遍地在眼前回放着，然佳人却已天各一方。王炽的身体簌簌发抖起来，胸口像是被塞了一团什么东西，沉重得透不过气，突然眼眶一热，两行眼泪潸然落下。

第二章

义军内部现裂痕 清兵盘活绵州城 023

一场惊心动魄的对峙，有惊无险地散场了，马如龙暗暗地松了口气，他知道起义军的联盟已经出现了巨大的裂口，这对清军来说是极为有利的，接下来只要王炽那边不出事，他相信胜利的曙光即将来临！

第三章

神秘人盐场现身 起义军玉石俱焚

041

王炽也是被那巨响吓得心惊肉跳，看到李小四的眼神时，心头又是一震，莫非他怀疑是我为了脱困，而炸的盐场吗？思忖间，又往爆炸的方向看了一眼，烟火兀自未曾散去，整座灶房被火势掀翻后，地上的天然气管道喷射着如龙一样的火舌，映得那边亮若白昼。

第四章

骆秉章计袭江油 王兴斋回乡省亲

064

马如龙走上两步，站到应天寿跟前，道：“你我之间，难分善恶是非，只是志向不同，各为其主罢了。大战在即，我不能留你，但我会让你死个明白，你杀萧逸，确实是冤枉他了，那是我们安排的一个计策；向你吐露我的身份，也是一条计谋，目的是要给骆总督争取三天时间，以便合龙涪水堤坝，水淹江油关。”

第五章

患难与共终成眷属 拓展业务布局票号

085

王炽道：“从十八寨到弥勒乡，需要翻山越岭，道路崎岖，这也是咱们这个村子多年来未曾改变的根本原因，如果能从这里到弥勒乡修一条通途大道，与弥勒乡畅通无阻，那么十八寨所种出的山货，就能很容易运去乡里销售，从而改变村民们的生活。小子是想，由我出资，让姜家负责承包，把这条路修起来，修路造福，以赎小子的罪过。”

第六章

同庆丰码头拢财 王兴斋自贡创业

098

人情世故，世情百态，本身就是一门高深的学问，王炽年纪不大，资历也不深，但在生意方面可谓是天赋异禀，不只把付少华所说的那一套领会了，而且还青出于蓝，玩了招更加高明的，不仅要摆门面撑气势，还要煽情拉民意，最后再顺便给同庆丰做一个大大的宣传。

第七章

盐场争利再掀波澜 商号并购对峙洋人

110

唐炯明显嗅出了一股危机，所谓善者不来，来者不善，他率先想到的是此前刘太和给他的一万两银票，这笔贿赂款在盐场竞标时，可以当作牵制刘太和的工具，使其不敢胡来，但到了如今，它不但不能当作工具，而且有可能会成为埋在身边的一包炸药。当下叫来杜元珪，交代道：“你去把刘太和的银票还了，记住，不能留下任何把柄。”

第八章

忠婢为情香消玉殒 洋奴为利软硬兼施

129

王炽手握乾坤，早就知道魏坤会咻咻然过来，见到他时，并不吃惊，待他骂完后，只淡淡地道：“为商者，官之所求，商无所退，乃天定的规则，固然无可改变，但是说到底，商是商官是官，无论是官是商，若是彼此间依附得过于密切，早晚是要出事的。就以眼下的朝中两派争斗来说，不过是玩弄政治的游戏罢了，与咱们行商者有何关系？在下奉劝魏兄，当务之急，保护家业，方是生存之道。”

第九章

敛财散财释恩怨 境内境外起风云

152

听到此话，王炽不由得笑了：“生意场上没有真正的朋友，也没有永远的敌人，您是俄国驻重庆的使节，也是知名的商人，无论从国家的层面，还是生意的角度来看，在英国人步步紧逼的情况下，我们之间的合作，对您都有益无害。”

第十章

官商合力斗洋人 腾越边境生命案

177

早春的清晨，寒风依然刺骨，许是昨夜未曾睡好的缘故，王炽的脸在风中显得有些苍白，但眼里却炯炯有光，这场由收购祥和号而起的明争暗斗，终于到了最后决战的时刻，是成是败，就看今天早上了！此番与马如龙、李耀庭等再次重聚，他觉得当年的激情又回来了，是的，对付洋人，就是要拿出当年的激情和勇气，打得他们无还手之力！

第十一章

马嘉理命丧户宋河 李耀庭亡命重庆城

197

马嘉理少年得志，心高气傲，哪里会将区区一帮山匪放在眼里，好整以暇地看了眼李国珍，从腰际掏出把手枪来，沉声道：“要过山礼是吧，送你颗子弹可好？”

第十二章

双雄并立王氏崛起 法军入侵战幕拉开

217

慈禧太后的态度，给了王炽和李耀庭缓冲的时间，从腾越厅回到曲靖后，两人着手处理荣茂公号事宜，一应家产全部变卖，兑换成现银。一个月后，李耀庭夫妇打扮成王炽的随从，在十八寨接了李晓茹及刚刚满月的儿子王宏图，直奔重庆。

第十三章

马如龙英魂归天 镇南关清军大捷

238

王炽听到这个消息时，只觉如遭五雷轰顶，半晌没回过神儿来。往事若水花般一片片在眼前泛起，从弥勒一战时，被辛小妹恨之入骨的马都统，到昆明保卫战中年少气盛、逼迫桑春荣许他官职的马总兵，再到大渡河大捷后大闹重庆府的马提督……往事一件一件犹在眼前，岁月如歌，在记录着他不平凡的一生的同时，也将他送入了墓地。

第十四章

铁腕查贪改革矿业 振兴工业入主东川

259

回了昆明后，唐炯马上着手创立云南矿务局，作为巡抚衙门下面的一个常务机构，专门管理矿务，并成立了矿务公司，以官治民营的方式，打算让王炽作为矿务公司的总办，帮忙筹集资金、设备，作为矿区的实际经营者。

第十五章

夺矿务公开竞标 耗巨资中洋斗法

283

王炽没想到传说中为矿区竞标而来的法国领事，竟是位热爱中国文化之人，他有心想从此人身上获取些信息，便笑道：“如此说来，领事大人与中国的渊源端是不浅，不知王炽是否有幸，请领事大人喝一杯？”

第十六章

联军入京商号乱中取利 贾而好儒王炽敕封一品

303

现在最让王炽头疼的便是法国人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划滇越铁路一事，方苏雅这几天一直未见踪影，据他说路线基本上定了，如果这条铁路最终真的掌握在了法国人手里，云南这里大好的资源，以及尚未完全打开的市场，将如数落入洋人之手。他们的火车便会如同战舰，堂而皇之地驶入，肆无忌惮地攫取，那会是一个怎样令人痛心的场景？



各方势力盐场龙虎斗 死里求生施展反间计

百里遥回头问那中年汉子道：“你跟踪他有多少时候了？”

“有三日了。”那中年汉子道，“这几日来他一直在泸州城内收粮。”

“他是在泸州收粮之人？”魏坤惊道，“为何不早报？”

那中年汉子道：“我们大掌柜只叫我负责跟踪此人，弄清楚他的底细。可这几日里他除了与乡民打交道，并未与可疑人接触，因此小的便没去报告大掌柜。”

百里遥蜡黄的脸无比严肃，鹰隼般的眼里精光一闪，道：“如此说来，那个大个子是顺天军的人，矮个的土匪为了摆脱我们，使了障眼法，他是在用自己的性命保全王四。”

魏坤剑眉一扬，道：“我现在就去杀了王四！”

“莫非你忘了魏元是如何死的了吗？”百里遥沉声道，“你娘在重庆伤心欲绝，临行时对你千叮咛万嘱咐，叫你凡事小心为上，哪怕报不了仇，也得保全性命，好好地回去见她。如果你不想让魏家断后，不想在你娘的伤口上撒盐，最好乖乖地待着别动，听我的命令从事。”

魏坤冷冷地看了百里遥一眼，道：“别把自己当作救苦救难的菩萨，你随我一道过来，不过也是看中了王四如今经营的盐务，想扳倒他取而代之罢了。”

“我是个商人。”百里遥似乎想刻意强调这一点，说到“商人”两字时加重了语气，“但我们要对付的是同一个人，你若是想要好好地回去见她，最

好听我的话，王四可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。”

魏坤知道他说的是实情，冷哼一声，道：“敢问百里大掌柜，下一步我们如何走？”

百里遥朝远处的李永和看了一眼，道：“顺天军也在查此事，只不过他们还不知道这件事跟王四有关，下一步我们还是需要依靠刘太和，监视王四，并在暗中引导顺天军的人，让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到王四身上去。走吧，这里已经没我们什么事了。”

魏坤咬了咬牙，返身随百里遥走去。

李永和在悬崖上看了会儿，朝身边的人问道：“附近可有我军驻所？”

其中一名随从道：“最近的驻所在富顺。”

李永和道：“泸州的那批粮食绝不能留给清军，回到城里后，你骑了马去富顺通知我们的人来运粮。”

那随从应是，三人疾步赶回泸州，到了那座仓库附近时，看到仓库外围站了一队人马，仔细一看，正是清军！

李永和又走近一些去看，只见另有一队清兵正在进进出出地运粮，敢情是他们接到了消息，这才径直来此搬运，只不过稍晚了一步，未能与那矮小的土匪接上头。

“他娘的，还是让清军抢先了一步！”李永和跺了跺脚，眼睁睁地看着粮食被运走，却是无可奈何。

随从问道：“现在如何是好？”

李永和道：“这些粮食只够支撑数日，他们定然还会想办法来弄粮食，先回江油关等消息吧。”

清军运了那批粮食回营后，将情况报知了骆秉章，骆秉章听完之后，微微眯起的眼睛陡然一睁，问道：“没有看到李晓茹？”

“正是。”负责运粮的将领道，“当时我们怕被顺天军发现，只得先行运粮回来了。”

“应该是出事了。”萧启江黝黑的脸皮包着骨头，本来就异于常人，此时脸色凝重，越发显得难看，“否则她不可能没有守在仓库。”

“果若如此的话，王四现在的处境就危险了。”骆秉章嘶哑的声音越发深沉，“萧老弟觉得是否该让他撤出来？”

“这要看他自己的意愿。”萧启江毕竟未曾与王炽接触过，在处理这件事时，不会掺杂个人感情成分，“他是个商人，此行除了筹集军粮外，还有他的生意。”

骆秉章眯了眯眼：“萧老弟说得在理，我们只与他说明在敌营的危险，怎生行事让他自行做主便是。此外，派些人去找找李晓茹的下落，于情于理，我们都不能不闻不顾。”

负责运粮的将领道：“在回来时，卑职已吩咐泸州方面的人去找了，不管有没有消息，让他们尽快设法与王四取得联系。”

骆秉章“嗯”了一声，便没再言语，两眼微微一闭，陷入了沉思。

次日早上，风依然很大，使得太阳升起来时，也没有感到什么暖意。

王炽接到从泸州传来的消息时，只觉得是突然间坠入了冰窖，寒冷彻骨，他愣愣地站了会儿，霍地一咬牙，掀翻了身前的桌子，杯盏、物件丁零当啷地散了一地。于怀清看着他苍白的失去理智的脸，委实吓了一跳，边让席茂之等人将地上的东西收拾起来，边慎重地道：“王兄弟，李大小姐用性命掩护了咱们，你千万要沉住气，不可乱了方寸啊！”

王炽犹如魂魄出了窍，怔怔地站着，这些年他们走南闯北，李晓茹为他做了多少事，挡了多少难，没想到今天居然为了护他，毅然跳入了沱江。往事历历在目，一遍一遍地在眼前回放着，然佳人却已天各一方。王炽的身体簌簌发抖起来，胸口像是被塞了一团什么东西，沉重得透不过气，突然眼眶一热，两行眼泪潸然落下。

于怀清见状，愣了一下，本还想继续劝导于他，看到他脸上的泪水时，瞬间化为一声叹息，对他有情有义的女人为了护他而香消玉殒，哪个又能平静得了？

于怀清扶他到椅子前坐下，俯身用双手按着他的肩头，轻声道：“兄弟，不才知道你无法接受得了这件事，心里痛得紧，可是不才还是要劝你，冷静。”

王炽抬起头，眼神茫然而慌乱，心里似乎一下子被掏空了，不知所措：“是我把她害死了……我一头扎在名利场里，所行所为皆是为了名利，哪怕是和她在一起的时候，谈的也是生意，何曾对她说起过半句甜言蜜语？有时候甚至还会因为她撒娇、置气而取笑于她，我算是个男人吗？”

于怀清眉头一皱，竟是无言以对。席茂之和牛二重新摆正了桌子，转过身来，正要说话，突见门口人影一闪，马如龙跑了进来，英俊的脸苍白无色，眼神慌乱，看到王炽的神情时，缓下脚步，慢慢地走来。

马如龙是在萧逸处得知了李晓茹的事，他听说了之后一时间也是无法接受，撇开他们之间那段朦胧而晦涩的情事不说，从昆明到重庆，一路从吵吵闹闹到相互帮扶，其情义无异于兄妹，非一般的友谊可以取代。

马如龙紧蹙着剑一般浓浓的眉头，看着萧逸的脸，心里抓着最后一根救命稻草，想看看萧逸是不是在说谎试探于他。然而当他看到萧逸眼眸深处的寒光时，他看清楚了，萧逸是在试探他，但这消息却是真的，在他那抹寒光的背后还隐藏着股杀气！

按照马如龙往日的性格，他早已暴跳如雷，拔剑而起，誓要报了此仇，泄了此恨。然而此时此刻他明白，如今的这局面，是李晓茹苦心一手促成的，最后她依然用生命维持了这个局面，若是他一时意气，将之毁于一旦，李晓茹的心血就枉费了。

马如龙忍了下来，起身慢慢地从萧逸的房间里离开，走远了时，他方才咬着钢牙奔跑起来，好似想要用这种方式来化解心中的悲痛。进入王炽的房里时，他才知道王炽也得知了此消息，看到王炽的这副表情时，他猛然想起了萧逸那带着杀气的眼神，如果大家都是这副状态，唯死而已。

“兄弟……”马如龙走到王炽跟前，“我刚才在萧逸那里似乎已露出了马脚，他们应该很快就会过来，我们将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，须尽快想办法应对。”

席茂之吃惊地望向王炽：“王兄弟，非是做哥哥的打退堂鼓，我们的身份可能很快会暴露，此时走为上策。”

王炽用袖子擦干了眼泪，长长地舒了口气，道：“如果离开，李大小姐岂

非白死了？如果半途而弃，我们来此的计划岂非就化为泡影了吗？让他们来吧，我不会让李大小姐白死！”

众人相互看了一眼，均是没有发言，事实上从重庆城出来的那一刻就注定了，这是一条不归路，事情进行到这一步，即便是退出去了，又能如何？不过是生不如死，从此以后将在内疚和不安中度过，与其如此，倒不如在这绝境中拼他一把，生也好死也罢，好歹无愧于心了！

门口处人影晃动，走进来几个人，前面的是萧逸和那个前来处理盐场之乱的太平军将领，后面跟了两人，一个是太和全的大掌柜刘太和，另一个却是山西会馆现任大掌柜百里遥！

王炽等人见到百里遥那张蜡黄冰冷的脸时，心头大震，他如何也到了这里？百里遥眼里精光一闪，在他们身上扫了一圈，突然哼的一声冷笑：“没想到我们会在此见面吗？”

“确实不曾想到。”于怀清手抚青须，微哂道，“百里大掌柜不在重庆享福，怎么来了战区？”

百里遥道：“商人无非是为利益奔波，你们不也冒着大险，在此行商吗？”

于怀清愕然道：“百里大掌柜想来取代天顺祥的生意吗？”

“天顺祥王大掌柜如今可是重庆城的大名人，我胆子再大，也不敢在王大掌柜的手里夺食啊！”百里遥目光一转，朝那太平军将领看了一眼，“今日是受应将军所邀而来。”

那太平军将领名叫应天寿，曾在大渡河一战死里逃生，怀着一腔仇恨，来到自贡地区，欲报仇雪恨。

应天寿领了大家入座，眼睛一瞥，望向王炽，仔细地着他的神情，问道：“王大掌柜今日的气色似乎不佳，不知遇上了何事？”

王炽强按着内心的悲痛，淡淡地道：“生意上的事罢了，不劳将军挂念。”

“可我为何在王大掌柜的眼中看到了悲伤呢？”应天寿目中精光一闪，沉声道，“按理说王大掌柜在自贡盐场，生意做得风生水起，每日都有大批的盐卖出去，应该高兴才是，莫非是李晓茹出事了？”

王炽暗自一震，冷笑道：“将军这话从何说起？”

应天寿向萧逸瞟了一眼，萧逸会意，说道：“前两天，杨大嘴发现李晓茹不见了，因心里好奇，便去查了一查，哪曾想很快就出事了，而且在盐场掀起了阵腥风血雨。这件事从表面上看起来是军队内部的利益之争，可它发生的时间点太巧了。”

王炽正要说话，萧逸伸手制止了其话头，又道：“王大掌柜切莫着急，请听我说完。盐场的混战发生后，我便去查了一查，发现有人在泸州收军粮，那人正是在红岸码头掳走马将军的土匪。刚巧江油关方面的李将军也在调查此事，两人狭路相逢，事发当时，百里大掌柜正好在场，目睹了当晚发生之事。”

王炽闻言，目光不由自主地往百里遥望去。百里遥面无表情地道：“那个土匪狡猾得紧，用了招障眼法把我骗了，害得我与李将军斗了一场，亏得是李将军神勇无敌，打退了我的人，继续去追那土匪，到一处悬崖时，那土匪走投无路，竟然一跃而下，跳入了沱江。”

席茂之看了眼王炽，见其脸色越来越难看，连忙“嘿嘿”一笑，道：“诸位今日联袂而来，就为了说与我们听，一个土匪跳崖的故事吗？”

“这件事怪就怪在这里。”萧逸把头一转，看向马如龙，“适才我与马将军说起此事时，马将军的脸色立刻就变了，不声不响地走了出去。到这里时，王大掌柜似乎也不怎么开心，莫非这些都是巧合吗？”

马如龙少年英雄，习惯了一言不合拔剑而起的快意恩仇的方式，看着萧逸不紧不慢地吐着话，一副怀疑你就是贼的表情，怒从心起，喝道：“你算是什么东西，敢在我面前放肆！”

于怀清虽也心慌，但看到马如龙很快就要被逼得露出马脚，情急之下，说道：“萧将军，我们在你面前说出如此戳心窝子的话，却是你的不是了。”

萧逸目光一转，问道：“先生有何话说？”

于怀清道：“李大小姐的确是出事了。”

萧逸看了下应天寿，问道：“先生说来听听。”

于怀清道：“前几日，李大小姐出去办事，莫名失踪。我等多方打听，才知道是让人给掳走了，只是目前尚未查清楚是谁要与李大小姐过不去，也不知道对方的目的。我们的大掌柜和马将军与李大小姐都是一同出生入死过来的，

情同兄妹，因此才心绪不宁。”

“这可真是太巧了，马将军让人劫持了一回，李晓茹也让人给劫了。”应天寿突然冷哼一声，“可我们得到的消息，却并非如先生所说的那样。”

于怀清愣了一下：“将军莫非也有李大小姐的消息？”

“正是。”应天寿转头看向百里遥，道，“百里大掌柜，你说说当时的情况吧。”

于怀清把眼一抬，将目光落在百里遥身上。此人依然没有任何表情，神色如山巅孤立的岩石，冷峻而孤傲，丝毫看不透他的心思。王炽只觉心头怦怦直跳，莫非他们找到了李晓茹吗，她究竟是死是活？

“那山匪跳入悬崖后，我们便去找了。”百里遥道，“沱江水流虽大，好在如今并非汛期，江水算不得湍急，我们沿着流水的方向一路找寻，终于找到了她……”

百里遥话头故意停顿了一下，目光炯炯，看向王炽等人。很显然他的目的达到了，王炽等人焦急之情赫然写在脸上。百里遥脸皮一动，一副似笑非笑的样子，脸色阴沉沉的很是吓人：“那山匪显然是乔装改扮的，经江水一冲，伪装之物被冲洗干净，分明是一位姑娘……”

王炽霍地起身，脸色白得若纸，问道：“你是说那人就是李晓茹？”

百里遥盯着王炽沉声道：“正是！”

一匹快马驰入平武城，穿过大街，在一幢宅子面前停了下来。马上那人飞身下马，朝外门的守卫打了个招呼，急奔入内。

骆秉章与萧启江两人在大堂内，正自对弈，两人显然旗鼓相当，正聚精会神地凝视着棋盘。听得外面的脚步声，萧启江率先将目光从棋盘移开，见是传令兵，问道：“何事？”

那传令兵喘了口气，道：“启禀骆总督、萧将军，我们的人在泸州查访后得知，李晓茹跳崖后不知所踪。”

骆秉章闻言，方才转过头来道：“生未见人，死未见尸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骆秉章眯了眯眼，似乎长时间盯着棋盘，让他的眼睛有些难受，抬起手揉了揉眼，示意传令兵下去后，道：“萧老弟如何看此事？”

萧启江沉着脸想了一想，道：“沱江水深，依卑职看来，李晓茹十有八九凶多吉少，生未见人，死未见尸，也是正常的。”

骆秉章道：“然而这也是最为可怕的。”

萧启江没明白其话中之意，问道：“老哥哥指的是什么？”

骆秉章眼睛一抬，望向门外：“换作你是长毛军，正在怀疑王四那一伙人，李晓茹又恰好失踪了，你会如何处理？”

萧启江愣怔了一下，蹙着眉头沉吟了片晌，道：“明白老哥哥的意思，他们会使诈。”

“李晓茹失踪了，王四本就着急，被他们一诈，会否彻底暴露身份？”骆秉章语气微微一顿，“若是暴露了，必死无疑，即便是暂时圆了过去，也是凶险重重。王四虽为行商而来，但不可否认，同时也是为了我军的粮饷，这种时候我们不能袖手旁观了。”

“老哥哥想怎么做？”

“李晓茹出事后，王四就算是手眼通天，也无法保证军粮的输送了，我们手里只有十天的军粮，如何还能容我们对江油关慢慢地形成包围？得变通一下了。”骆秉章语速虽慢，但每个字吐出来都坚定无比，掷地有声，“兵分三路，一路照旧筑坝，另两路对鹰嘴岩、凤翅山发起攻击，拿下这两座山头，迫使他们调兵增援江油关，让绵州的唐炯脱身，提前围攻江油关。”

萧启江道：“涪江筑坝，工程浩大，十天之内完不成如何是好？”

“完不成，斩！”骆秉章混浊的眼里突地射出道寒光，沙哑的声音带着冰冷的杀气，“这是战场，不是你死便是我活，完不成任务，只有死路一条。”

萧启江黑瘦的脸一沉，霍地起身，应了一声，摇晃着高大的身子，往外走去，步履略有些老态。骆秉章眼皮一抬，看着萧启江的背影，倏然一叹，那高大的身躯原该是伟岸的，如今却如老弱的瘦马，空有一副干瘦的皮囊了，老弟啊，击溃长毛军后，咱们这两把老骨头都该休息了！